

紅波士唔想攞事

穿過北京道去海運大廈，我先至發現由流口道打過，成條街好平拆晒。我記得以前有個朋友，住咗嘅呢度，過的街口有個街市，佢就係真個一個肉桂園大酒樓，佢就搬入去，對住樓下直地，眼前暗唔見咗呢排可以寫「香港」收做百年建築物，不該感驚嘆之。般安穩。

見我嚟居屋附企座廳，話：「蘇素雜記，你有好難，呢的都要又睇你而家拆晒，年零為拆拆返返條街，揀選咗少新聞報載。」

「係，我知道的係過去好耐戰事咯。」我話，不過經過咗幾年，係係兩年半幾戰第一次，我重記得，最後一次嗰晚朋友，係俾個老母殺身。」

「有殺咩嘢嘢會告知，不過嗰度講咁度既，」阿張忽然滿面神秘語：「尖沙咀呢個『咀』，係左仔變喇，佢哋嘅呢度努力好大，而家拆返，可以話佢哋少前地盤。」

呢件事，我有留意，不過以前我唔曉度幾幾次，撞到幾條後生仔，冇的嘅九巴已做呀；有的係九巴，但唔識言論而家諗起來的確左左呢。」

河內道囉便，重有唔少九巴的朋友，九巴早排揸過好多多次人潮，聽落佢哋嘅本營就係咗度附近。不過又有個係九巴做事嘅，所以友方嘅唔識，七嚟出樣，新老實話既態度，表現得好使。」阿張又話：

我問點解？阿張解釋語：「但唔肯後咗大波士擔任，唔想撈過自己窩藏，所以凡有左仔呢工潮，都係雷聲大雨點小。」

(四六)

蘇素雜記

河內道囉便，重有唔少九巴的朋友，九巴早排揸過好多多次人潮，聽落佢哋嘅本營就係咗度附近。不過又有個係九巴做事嘅，所以友方嘅唔識，七嚟出樣，新老實話既態度，表現得好使。」阿張又話：

我問點解？阿張解釋語：「但唔肯後咗大波士擔任，唔想撈過自己窩藏，所以凡有左仔呢工潮，都係雷聲大雨點小。」

(四六)

部門好多，成專業化

有幾對沙展出來矣，於是我們同車，齊返去。但在車內曰：「照我開騰來差館之什差，所負之責任越來越大。」我曰：「佢唔解，佢差：『木叔，你係係差查，現在投特別調查，又有專門部門？有反毒，有反黑，有一般調查，有分別調查，又有專門管少年犯罪，專管謀殺，有專門別竊，多到不得了，以前一律係由什差房課者。』此情形唔駛講我都知，只不過我胃口問問而已。不過分開做亦有分開之好處，因為現代之社會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分開來做，做個一行，熟個一行，專業做，樣樣，總比普通工人做的一行，此乃無可否認者，此乃專業，係咁咁同意，不過佢嘆一句曰：『我地即係無咁無兵司令，在環頭，有乜嘢做？做來做去，都係頂之芝麻綠豆之濕碎條件，遇到大案，即由總部接手，啱駛我地去做。』

我曰：「我已經過過，現在乜講專業化，你譬如現在去醫院鬧病，若果醫生查出病，佢必定搵一個專家來同你定個病。我有一個孖女，就係哮喘，成胃弱，贈過好多個醫生，而所有之醫生都當佢係哮喘，俾各種款式之胃藥俾佢食，攞攞成年幾，時起時發，直到有一次，佢實在病得太厲害，醫生勸佢入醫院檢查，由專家睇一睇，點

知道一睇之下，就話佢係腸發炎，而且又有胆石，即刻要開刀。個一專家真係佢，點解唔早入的腸發炎，當佢將佢吹服。但現在唔咁，成為有胆石之人。」

沙展曰：「胆石可以通者也有，何必割。」我答曰：「我起先亦係咁想（因為第一次係我送佢去醫院者）但係醫生就話，未必中藥（以通胆石而西藥可以通者，但係醫生以後，再過幾年，可能會復發，不如趁佢發之時，即開刀，以免後患。而且醫生話唔係係生之時間係係者，對本身係冇害者也。」

佢點頭，願往診者。因為轉入彌敦道之後，有好汽車，謀路甚迫。我繼續曰：「有一個笑話，去開辦之醫生過於專業化者，有一個人患胃病，去諮詢耳鼻喉科專家。專家問佢道：『薑耳病，佢話左耳，醫生曰：「對唔住，我係專醫右耳者，你倘若左耳病，要搵左耳專科醫，你話唔係係專係專業化過頭者。」

沙展大笑，我曰：「大佬，你譬如淋路搶差，我的車仔，除非唔撞車，一旦撞車時，條命係誰搶差。」我所講之話，並非虛言，的確以凡係遇到交通意外者，倘若有一方乃係係我的細車，則非重傷即被撞瓜。係係玩者，我以對面見過一個去過外國之老友記講，佢話好外國人雖然對我的細車有好奇，但仍話細車乃死已得。所以個的細車之銷路，跌得好厲害，最近只因電池而賣得已。

（10）（11）（12）

為連貫的連道，那就無一就便，沒有驚動鄰粵均

這一回：紙上明星

時間過得很快，轉瞬已是個多月，事情還是在那裏沒有答案。咪咪氣得找死去活來。

那天晚上，咪咪心血來潮，打着個僱內人，叫她馬上為她攝拍一套電影，她願意付出重資。

那人問她要出多少？咪咪就答謂十萬元。

問他够不够？

「當然不多了！」那人說道：「起码要五十萬元。」

咪咪想了想，就跑去客廳，就去找着一個大耳窿匯兌付出利息，湊足這個數了。

過幾天，一切工作籌備妥當了，咪咪就在這套影片中担任主角，也是「分文藝性的」，只是其中，兩個鏡，是帶有色情味道但，也不是從過份。

咪咪再三研究過後，認為沒有問題了，就展開拍片，用最快的速度，把這套戲拍成，但，拍了幾天，戲中的男角，却把這套戲拍成了還是嚴重的病，要送進醫院去休息。據醫生表示，起碼要兩個星期後才能痊愈。

咪咪大叫冤，等他繼續拍下去也不錯，住，千頭萬緒，不知到了兩個星期後，為了經過施手術，拍過的鏡頭，實在有咪咪哭了，啼笑下去，定要叫他養肥了，又，再為右

千里眼

總也再拍出的貓的氣息

相

眾生相

是應付不來的。

到頭來，咪咪祇是紙上明星；有名無裡有時終須無，命裏了十多部片子都沒法了。

經過這次火的教訓，只好安份守己，做一個

[illegible]

回港証被扒好論盡

林青長嘆，拉腔唱道：「我老夫老妻兩人年紀加埋，足有百幾歲了，像由中環步行到銅鑼灣咁遠路程，需要個把時辰哩，所以我們到安泰茶居去長堤大飯店飯吃，飯吃完，却要到閉門餐，對不起，午飯時間已過，如要搭船，晚飯時再來吧。」

我以老馬識途老嫗說道：「長堤西環口乃熱市中心，除了飯店，其他小食店還有幾家，如北環春麵，北方包子餛飩，蘇鍋貼等等，你們大可隨便吃些充飢。」

「那裡有一個叫『文化公園』，門口的確幾間店，有幾間小食店，倒照常營業，不過周圍面圍着食家，我們爲了躲規，不啻三十二哩，排隊入店，原來顧客一律先買票，惡寒取食的，輪到我買票時，我穿人民幣，隱隱兩兩排背站，掌櫃同志竟向我射來惡語，說道每碗麵加交糧票三兩，我遂稱從香港來，那裡有糧票？掌櫃便要驗我的回港證，唉，我當時拿不出，橫擔盤證都有交易。」

「噢？」

爲什麼你不為我擔心？

這個理由，怕失蹤，唔孔那時，唔孔那時？

「我當然有我的，『你且唔，總之，等會兒明白，這個節目只適合我和兩人參加，而我也根本沒有照片的候！』

「我真不明白：『當時我還想說些甚麼，但這時我已經把孔那時另一個方向

香港 HONG KONG 香港 HONG KONG

說

HONG KONG
角亭

在眼前了，你望望着。「這裏……有甚麼不同的地方？」莫時貞怔怔的向前面望著。

上帶着畏怯的表情說：「這條街的近處暗處，不是有一座教堂嗎？」

「我看到的。」莫時貞急急地說：「老余，你的意思並不是說要和我一起參加教堂的聚會吧！」

「我知道你的身體裏，連着個的宗教細胞都沒有。可是是麼，為甚不是是甚麼，為甚多。」燕兒說：「她是你的學生呢。」

來到休息室，秦風果然等着。「整理得怎樣？」
「差不多了。」歐聰可以安撫。
「回房叫甚麼名字？」
「仙蒂。一個很直直的女孩，我們談得很多。」燕兒說：「她是你的學生呢。」

這個半女鬼的名稱，叫「麥加娘」，其名字的起源與這個市鎮附近的麥加姆堡有關係，這古墓的一部份歷史，追溯到十五世紀，它是一座法國式的建築物，在極闊邊一處荒蕪的地區，有一條良好的石路，一直通到府宅前的空地，但

古墓主人的一個朋友及若干嘉賓，在塔上每人分開住宿一間。

當時在麥加姆堡住的客人，在頂層發現一件奇怪的事，因為有一度阻塞的門，雖然是敞門，但是沒有匙孔，而進入那度門後的房間

之故呢？他鬼力難法，同懷遠一個女鬼的模樣，他集中精神，無論怎見其中一個鬼客說，他是個王，再無法忘記這移動到他的梯旁。

他祇是回到床上去

(上)

九、兇手何處取得門匙？

「祇有這個解釋。」酒店司理人聽過湯長對房門鎖匙失落的意思以後，提出了一個十分可疑的問題。兇手從什麼地方找到那根銀匙去開門呢？

酒店理想不出答話。這時湯警官立即電話向鄰近法官詢問王寶甫受傷的情況。據該醫官推斷，認為王寶甫在遇害時，必是在酣睡或半醉中，否則必起來與兇手糾纏。因被害時，他正處於酣睡狀態，因此，他祇是回到床上去

是仰臥床上的。

湯警官再和司理人的問題問門匙，得知王寶甫門匙是從窗戶進入，然後才將窗簾拉開，每個客房酒店均存有一個鎖匙，並有保證書，均存在櫃內，每個客房酒店均存有一個鎖匙，並有保證書，均存在櫃內。

此時外出所用，以酒店員王寶甫是用副鎖匙進入客房，是利用副鎖匙進入酒店員工，均在受天不過，這是從未有人

青，怎

在身邊，這是在護身符，若然失散，返港可就過運！」

「正是証」急救班，那個香港客回到旅館向管理員投訴，急急生蝦時跳，據說手續可慘難辦，先在廣州市報案處，取得失証証明書，然後奔返香港，托親友向人民入境事務處申請掛失後發回，這樣去來，手續繁多，至少須要在廣州耽擱十幾天，才能解決，我目賭該位「港澳控」怎不驚心動魄？所以立即把自己的回港證交給旅館掌櫃人保管，較為安全了全，不料顯此失敗，在廣州市吃一罐麵，也要照例交料罰款，以免收獲票。林翁說吧，再嘆息幾聲。

『廣州市扒手多，已經不是新聞了』這是『文化大革命』後的『新產品』因為游手好閒的『社會青年』愈來愈多，論為『三隻手』去搵食，並不稀奇，聽說近初更加猖狂，牽僑與『港潮同鄉』被竊盜劫掠，不知凡幾了，有些連衣服皮鞋褲子也一併刮光，因為是香港貨，值錢，所以我們在上海，很可能在街頭『裸跑』一番哩。」

旅館見到一個香港客入訂咁苛包，連兩間港樓，囑咐同港

但「你係有冇？」他不知道。就只好開口問：「巴士在近郊那個開口？」

站下來，余洪烈竟暫時「同歸了家」。走了兩步，莫時貢才說：


「老弟，你在想麼玩笑，我就是那外鬼想的道理！不是一个想的地方！」

誰說到郊外去死呢？」余洪烈不亦東不成西地笑。

在那裏……似乎真停在那里，似曾慳色，他把拉住我說：『你先告誡我去打聽到那裡去，決定是否和你一起回去。』

「好極，到現在為止。我們的目的是

「大娘，我沒有什麼話。」
「燕兒撇撇嘴。」
「不相識嗎？」
「不。」
「燕兒回答：『你道她們背得叫什麼？』」



「冷情驚奇的嘆。」
「知道了又有甚麼出奇？我本來就是嘛。」
「秦風聲聲肩。」
「可是我不得不冷。」
「對你當然不同。」
「爲甚麼？」
「我也不知道爲甚麼，裏面好像有一道光量把我們拉在一起。」
「秦氏注視着她：『我很相信緣份。』」
「電子博士也不能用電子學原理分析的緣份。」
「燕兒補充說，二人相對大笑起來。」

「老余，我看不到有甚麼好玩的。」
「一看清楚一點，」余洪臉

「可是今天，我的確是要和你一起參加這最教養的崇拜聚會。但是——」余洪頓了一頓說，「我的目的不是向你傳道，而是……」

余洪在說話時，很奇怪地在旁邊的莫詩麗沒有反應，轉頭望時，只是與莫詩麗不露地轉身正在來的路上行去。

「老莫，你到底那裡去？」他焦急地叫道。

「我回家去。」莫詩麗頭也不回地說。「我不理由跟你一起上教堂，我不是一個教徒。」

公堂上的氣氛很狼狽，胡蘭閣再問：

「楊乃武，三姑所說怎會？你還賴嗎？」
「罪犯沒有參與謀殺。」楊乃武高聲叫：「胡蘭閣又拍案！」
「放狗屁！」
「老大爺，我……」三姑莫名奇妙地撒着謊。

胡蘭閣明白這個傻女孩已经到了言多必失的地步，連忙蒼老投帶走去。

「我不關你的事！我已拼死死了，旁若無人地。」
「三姑走邊說，旁若無人地。」
「我拼死死了，罵我甚麼？嚇，是你們找我来，又不是我自己要来的，何必圍我？向我發惡嗎？」

自然沒有人敢笑，而胡蘭閣等三姑走出去後，就沈下臉來吩咐刑具。接着，厲聲問：「三姑說你和小白素有交情，如何？」

「不過敘經同食而已。」楊乃武大聲回答：「縱然有交情，也與謀殺無關。」

「嚇，茲情你是承認了，既有姦情，比姦淫更重。」
「生」

又是紫雲天

香車

著者黃其諸 圖者黃其丹

「當然還有，也就是爲了上輩的原因，才派人激使杜大俠前來，咱們共同創造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」

假杜少恒笑道：「這一番說辭，倒是頗爲動聽……」

白衫少年笑問道：「這位杜大俠，是否願意加盟呢？」

假杜少恒道：「目前，我還沒有定議，首先，我要告訴你，我老弟，啊！對了，稱你一聲老弟，當不至於笑我倚老賣老吧？」

「理當，理當，同時這也是我的光榮。」

「那末，我首先請教老弟，你所說的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事業？」

「那自然是獨霸武林的霸權事業。」

「你們這組織，如何稱呼？」

「已定名爲天一門，就是唯我獨尊，天下第一門派之意。」

「天一門門主是令尊，還是令師？」

「是家父，也算是家師。」

「令尊上，如何稱呼？」

白衫少年笑道：「這道，很抱歉，暫時還未便宣佈。」

假杜少恒接道：「你，年紀輕輕，却戴着人皮面具，這也有理由嗎？」

「當然有，那是家嚴之命，在姓名未公開之前，不許以真面目示人。」

「去。」

「王先生外出時，那一千元現款，也暫時交由酒店代管。何況本市有他分廠，即貴重物品，或巨額現金，都不致放在房內。所以，我也不敢在謀財害命王先生，動機不在謀財害命。」

「我更可肯定絕對不是。」

酒店司理又指出，住客很多，不往意鎖門，王即就寢，並不是鎖門。王實非如此，也是這樣，兇手自可毫無困難便推門進入行兇了。」

「那麼，兇手的殺人動機是什麼呢？」

「如果說是謀財，那是不難成立的。王實非以房產建設有錢的物件，也沒有大量現金。但他的翠玉戒指和翠玉袖鈕，所值甚巨，現在並未失。」

「那末，兇手謀財的動機，是爲了上輩的原因，才派人激使杜大俠前來，咱們共同創造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」

假杜少恒笑道：「這一番說辭，倒是頗爲動聽……」

白衫少年笑問道：「這位杜大俠，是否願意加盟呢？」

假杜少恒道：「目前，我還沒有定議，首先，我要告訴你，我老弟，啊！對了，稱你一聲老弟，當不至於笑我倚老賣老吧？」

「理當，理當，同時這也是我的光榮。」

「那末，我首先請教老弟，你所說的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事業？」

「那自然是獨霸武林的霸權事業。」

「你們這組織，如何稱呼？」

「已定名爲天一門，就是唯我獨尊，天下第一門派之意。」

「天一門門主是令尊，還是令師？」

「是家父，也算是家師。」

「令尊上，如何稱呼？」

白衫少年笑道：「這道，很抱歉，暫時還未便宣佈。」

「去。」

「王先生外出時，那一千元現款，也暫時交由酒店代管。何況本市有他分廠，即貴重物品，或巨額現金，都不致放在房內。所以，我也不敢在謀財害命王先生，動機不在謀財害命。」

「我更可肯定絕對不是。」

酒店司理又指出，住客很多，不往意鎖門，王即就寢，並不是鎖門。王實非如此，也是這樣，兇手自可毫無困難便推門進入行兇了。」

「那麼，兇手的殺人動機是什麼呢？」

「如果說是謀財，那是不難成立的。王實非以房產建設有錢的物件，也沒有大量現金。但他的翠玉戒指和翠玉袖鈕，所值甚巨，現在並未失。」

「那末，兇手謀財的動機，是爲了上輩的原因，才派人激使杜大俠前來，咱們共同創造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」

假杜少恒笑道：「這一番說辭，倒是頗爲動聽……」

白衫少年笑問道：「這位杜大俠，是否願意加盟呢？」

假杜少恒道：「目前，我還沒有定議，首先，我要告訴你，我老弟，啊！對了，稱你一聲老弟，當不至於笑我倚老賣老吧？」

「理當，理當，同時這也是我的光榮。」

「那末，我首先請教老弟，你所說的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事業？」

「那自然是獨霸武林的霸權事業。」

「你們這組織，如何稱呼？」

「已定名爲天一門，就是唯我獨尊，天下第一門派之意。」

「天一門門主是令尊，還是令師？」

「是家父，也算是家師。」

「令尊上，如何稱呼？」

白衫少年笑道：「這道，很抱歉，暫時還未便宣佈。」

「去。」

「王先生外出時，那一千元現款，也暫時交由酒店代管。何況本市有他分廠，即貴重物品，或巨額現金，都不致放在房內。所以，我也不敢在謀財害命王先生，動機不在謀財害命。」

「我更可肯定絕對不是。」

酒店司理又指出，住客很多，不往意鎖門，王即就寢，並不是鎖門。王實非如此，也是這樣，兇手自可毫無困難便推門進入行兇了。」

「那麼，兇手的殺人動機是什麼呢？」

「如果說是謀財，那是不難成立的。王實非以房產建設有錢的物件，也沒有大量現金。但他的翠玉戒指和翠玉袖鈕，所值甚巨，現在並未失。」

「那末，兇手謀財的動機，是爲了上輩的原因，才派人激使杜大俠前來，咱們共同創造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」

假杜少恒笑道：「這一番說辭，倒是頗爲動聽……」

白衫少年笑問道：「這位杜大俠，是否願意加盟呢？」

假杜少恒道：「目前，我還沒有定議，首先，我要告訴你，我老弟，啊！對了，稱你一聲老弟，當不至於笑我倚老賣老吧？」

「理當，理當，同時這也是我的光榮。」

「那末，我首先請教老弟，你所說的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事業？」

「那自然是獨霸武林的霸權事業。」

「你們這組織，如何稱呼？」

「已定名爲天一門，就是唯我獨尊，天下第一門派之意。」

「天一門門主是令尊，還是令師？」

「是家父，也算是家師。」

「令尊上，如何稱呼？」

白衫少年笑道：「這道，很抱歉，暫時還未便宣佈。」

「去。」

「王先生外出時，那一千元現款，也暫時交由酒店代管。何況本市有他分廠，即貴重物品，或巨額現金，都不致放在房內。所以，我也不敢在謀財害命王先生，動機不在謀財害命。」

「我更可肯定絕對不是。」

酒店司理又指出，住客很多，不往意鎖門，王即就寢，並不是鎖門。王實非如此，也是這樣，兇手自可毫無困難便推門進入行兇了。」

「那麼，兇手的殺人動機是什麼呢？」

「如果說是謀財，那是不難成立的。王實非以房產建設有錢的物件，也沒有大量現金。但他的翠玉戒指和翠玉袖鈕，所值甚巨，現在並未失。」

「那末，兇手謀財的動機，是爲了上輩的原因，才派人激使杜大俠前來，咱們共同創造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。」

假杜少恒笑道：「這一番說辭，倒是頗爲動聽……」

白衫少年笑問道：「這位杜大俠，是否願意加盟呢？」

假杜少恒道：「目前，我還沒有定議，首先，我要告訴你，我老弟，啊！對了，稱你一聲老弟，當不至於笑我倚老賣老吧？」

「理當，理當，同時這也是我的光榮。」

「那末，我首先請教老弟，你所說的驚天動地的事業，究竟是一種怎樣的事業？」

「那自然是獨霸武林的霸權事業。」

「你們這組織，如何稱呼？」

「已定名爲天一門，就是唯我獨尊，天下第一門派之意。」

「天一門門主是令尊，還是令師？」

「是家父，也算是家師。」

「令尊上，如何稱呼？」

白衫少年笑道：「這道，很抱歉，暫時還未便宣佈。」

「去。」

「王先生外出時，那一千元現款，也暫時交由酒店代管。何況本市有他分廠，即貴重物品，或巨額現金，都不致放在房內。所以，我也不敢在謀財害命王先生，動機不在謀財害命。」

「我更可肯定絕對不是。」

[illegible]

#	根據一九七三年四月一
/	根據一九七二年八月廿
*	按預期派息計算
+	按預期盈利計算
S	實盤
B	買盤
N	按盤
V	買賣價平均

一九六六年發生同性戀醜聞案 真相如何迄未見發表 政府謂不答覆質詢為既定政策

【本報訊】一九六六年香港發生同性戀醜聞案，政府對此案之處理，曾引起社會之廣泛注意。政府發言人表示，政府對此案之處理，係屬司法程序，政府不應對司法程序之進展發表評論。政府發言人並表示，政府對此案之處理，係屬既定政策，政府不應對司法程序之進展發表評論。

工商署調經常審慎控制米價 變不價米售零月下 糧存有米遲昇未盤新米陸大因

【本報訊】工商署為穩定米價，特設米價控制委員會，由署長親自領導，並聘請專家學者，對米價之變動進行經常性之審核。該委員會之職責，在於確保米價之公平合理，並防止米價之過度波動。目前，米價之控制工作正積極進行中，預計不久即可見效。

本報「讀者意見」 歡迎踴躍來信

本報自創刊以來，承蒙廣大讀者之愛護與支持，不勝感激。為加強與讀者之聯繫，特設「讀者意見」專欄，歡迎讀者踴躍來信，提出對本報之建議與批評。本報將對來信進行認真處理，並及時予以回覆。

工商署長答議員質詢 麵包並無註明重量 須訂法例才能管制

【本報訊】工商署長昨日在立法局會議上，就議員提出的關於麵包重量之質詢，作出如下答覆：目前，麵包之重量並未註明，此乃因缺乏相關法例所致。政府正考慮訂立法例，以管制麵包之重量，並確保消費者之權益。

本港郵政信箱 合共逾一萬個 等候租用信箱三千餘份

【本報訊】香港郵政總局昨日公佈，目前本港共有郵政信箱一萬多個，其中約有三千多個信箱正等候租用。郵政總局表示，由於信箱數量有限，申請租用信箱之人士，往往需要等待一段時間。郵政總局正考慮增加信箱數量，以滿足市民之需求。

環境司盧秉信解釋法例 隨處貼廣告街招 可招致罰款入獄

【本報訊】環境衛生司盧秉信昨日在立法局會議上，就議員提出的關於隨處張貼廣告及街招之質詢，作出如下解釋：根據現行法例，隨處張貼廣告及街招，屬違法行為，可招致罰款或入獄。政府正考慮加強執法，以維護街道之整潔與秩序。

尼蘭配惑巧 極靚子算神

【本報訊】尼蘭配惑巧，一名來自印度之神秘人物，因其能算出他人之未來，而受到當地居民之崇拜。據悉，尼蘭配惑巧之算命方法，係根據其祖傳之秘法，能算出他人之吉凶禍福。目前，尼蘭配惑巧正於當地開設算命攤位，吸引了大量市民前往諮詢。

本港今夏 不致水荒 制水不致

【本報訊】根據香港供水公司之最新調查，本港今年夏季之供水情況，將不會出現水荒。供水公司表示，由於目前之儲水充足，且降雨量較往年為多，因此，本港之供水將得到充分保障。市民可放心使用，無需擔心水荒問題。

十六歲中學生 槍械走火喪生

【本報訊】一名十六歲之中學生，因持槍走火，不幸喪生。據悉，該名學生在學校內，因與同學發生爭執，遂取出隨身攜帶之槍械，不慎走火，導致其本人受傷。目前，警方正對此案進行調查，並已對該名學生之父母進行問話。

匯豐樂富分行開幕 域多利獅會改選 黃仲盈膺任會長

【本報訊】匯豐樂富分行昨日隆重開幕，多位嘉賓出席剪綵。此外，域多利獅會昨日舉行會員大會，黃仲盈膺任會長。黃會長表示，將繼續為會員服務，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。

澳門打單事件多 警方安排香餌 拘一打單疑犯

【本報訊】澳門警方昨日表示，目前澳門之打單事件頻繁發生，警方已加強巡邏，並安排香餌，以誘捕打單疑犯。警方昨日成功拘捕一名打單疑犯，並將其移送法辦。

總理答教員諮詢 員務公類四 俸長領能不

【本報訊】總理昨日接見教員代表，就教員之諮詢作出如下答覆：關於教員之職務分類及薪酬問題，政府正考慮進行調整，以確保教員之待遇合理。政府將盡力提高教員之待遇，以鼓勵優秀人才從教。

域多利獅會改選 黃仲盈膺任會長

【本報訊】域多利獅會昨日舉行會員大會，黃仲盈膺任會長。黃會長表示，將繼續為會員服務，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。此外，獅會昨日還舉行了慈善籌款活動，所得款項將用於支持社會公益事業。

本港今夏 不致水荒 制水不致

【本報訊】根據香港供水公司之最新調查，本港今年夏季之供水情況，將不會出現水荒。供水公司表示，由於目前之儲水充足，且降雨量較往年為多，因此，本港之供水將得到充分保障。市民可放心使用，無需擔心水荒問題。

十六歲中學生 槍械走火喪生

【本報訊】一名十六歲之中學生，因持槍走火，不幸喪生。據悉，該名學生在學校內，因與同學發生爭執，遂取出隨身攜帶之槍械，不慎走火，導致其本人受傷。目前，警方正對此案進行調查，並已對該名學生之父母進行問話。

八八八 請支持 公益金 捐郵箱第 八八八號

本會為支持公益金，特設捐郵箱，歡迎各界人士踴躍捐輸。捐輸之郵票，將由本會統一寄出，所得款項將全部撥充公益金之用。

域多利獅會改選 黃仲盈膺任會長

域多利獅會昨日舉行會員大會，黃仲盈膺任會長。黃會長表示，將繼續為會員服務，並積極參與社會公益活動。此外，獅會昨日還舉行了慈善籌款活動，所得款項將用於支持社會公益事業。

總理答教員諮詢 員務公類四 俸長領能不

總理昨日接見教員代表，就教員之諮詢作出如下答覆：關於教員之職務分類及薪酬問題，政府正考慮進行調整，以確保教員之待遇合理。政府將盡力提高教員之待遇，以鼓勵優秀人才從教。

本報「讀者意見」 歡迎踴躍來信

本報自創刊以來，承蒙廣大讀者之愛護與支持，不勝感激。為加強與讀者之聯繫，特設「讀者意見」專欄，歡迎讀者踴躍來信，提出對本報之建議與批評。本報將對來信進行認真處理，並及時予以回覆。